

集部

宛陵集卷五十八

宋 梅堯臣 撰

吴長文紫微見過

豈敢以貧賤而輒傲賢貴但恨門閭遥赫日去可畏瘦馬汗常流寸步出無謂是以逾十旬景慕腸欲沸近因秋雨來纖纖有凉氣九陌可以行輕服可以衣方將事請見瘡足痛若跐忽枉騶騎過顔厚言莫既尚期新醪熟還往襲經緯乃知君子德曩分替則未

范景仁紫微見過亦謁不遇道上逢之

朝游翔鳳池暮直中書省無由見顏色況乃當畏景退朝八月朔因得修造請髙閎一何新未歸閭巷静版刺留姓名不遑佇軒屏驅馬返我廬道逢騶從整斂轡莫敢行顧望立俄頃還家稚子言有車來炳炳傳是紫微人將廻猶引領如何互相乖徒自想形影更待秋風髙緩步時往省

送王道粹學士知亳州

古者二千石高車駕青驪車前陳曲蓋車後建朱旗金
鼓鳴兩旁壺漿擁通逵所付重威惠所仰撫惸嫠景亳
實鉅屏往俾國相之國相稱疾還正值民阻飢朝廷急
恤養選守莫與宜君嘗典海陵政績為衆推今授輒辭
命大夫多飛綏屢上不得請飭馭俄輕齎既體堯舜仁
又荅稷禼知八月風漸高木葉將披披郊原棗已剝場
圃黍可治必期寬賦歛無乃息疲羸何當過苦縣肯暇
覲舊碑

和江鄰幾學士畫鬼拔河篇

蒲中古寺辟畫古畫者隋代展子虔分明八鬼拔河戲中建二旗觀却前東廂四鬼苦用力索尾拽斷一鬼顛西廂四鬼來背挽雙手硾下抵以肩龍頭魚身霹靂使持鉞鎮立旗左偏拔山夜又右握斧各司勝負如爭先兩旁撾鼓鼓四面聲勢助勇努眼圓臂鼻張拳擊捧首似與暴謔意態全當正大鬼按膝坐三鬼帶蠲一執旃操刀擐囊力指督怒髮上直筋舊纏虎尾人身又踣顧

蒺藜短挺金鎚堅高下尊卑二十四二十四鬼無黄泉
角錐竟强欲何睹曷不各各還荒埏
送制置發運唐子方學士
本以諫諍稱今以財賦用所為各有能何必於玆重東
南周萬里海陸竭煑種斂之為公上豈是與民共民方
苦久弊將鈌太平頌有利得設施無不可抑縱大都守
繩墨曷異虱處縫從來許國心曽未苟禄俸願無輸羨
餘終亦歸侍從

次韻和司馬學士慮囚

縲囚往慮問勤恤意不息猛虎在陷穽揺尾尚求食常憂有詿誤非罪罹暴廹譪譪萬乘都憧憧四方客一遭纎微釁鑑垢莫磨拭是以大君心惟恐横抵摘前法著以律後法編以册每當炎蒸時獄器用刷滌應無古寃血地下化為碧我今因牽吟聊以肝膽瀝刑人皆得辜不似尤地脉閒歸即解鞍浣手嫌控靮昔言善烹魚必先漑釜鬵願言保兢慎切勿厭此役夜月可留翫清尊可獨適一榻寛且

平羣動都已寂可用休其勞不休庶終夕

送吴沖卿江鄰幾二學士王景彝舍人秋興

我謂蓬瀛客清切不畏炎及覩秋興篇無遠此窮閻乃知天地大節候無愛嫌寒不為富減暑不為貧添向者遭蒸炊靡不同炮燖西風吹雨至涼氣何纖纖霈然沃萬物不更畢宿占紈扇捉苦倦盤冰得仍厭蠅癡驅又來蚊嚵喙猶尖絺衣不復浹醅醪壓初甜客有憎壁蝎吴詩客有困韉韂江詩一以磔為喜一以嬾自謙唯有螭頭

人朝立宫殿簷楹誇樓觀高又極星斗瞻王詩予甦異羣

公歸意如陶潛自念菊將拆復思禾可鎌春禾作釀熟

獨邀影與蟾此樂雖易有彼榮安得兼

送覺上人歸湖州富相國與紫衣

古寺一盂飯槩衣三歲塵相應維帝祝子已得袍新范

叔復何望原生甘自貧歸看五湖上終有泛舟人

送閔郎中知池州

一送池陽守頗懷當日遊青山臨岸盡翠水入江流楚

舊茅爲貢燕來鴈報秋收之登覽處故事待君修

和吴冲卿學士省中植菊

園果未熟實未墜野卉未老葉未瘁菊叢是時方發榮潭上籬邊俱有爲一從潭島輔長年一自籬根圖暫醉今將移近省中蘭壅培早與陶潛異黄土肥濃沃井泉朱欄屈曲侵階地勁風不到何動揺清露能霑誰著意看看重九各登高金蘂滿頭無所忌及此頻邀同舍歡向來莫羨鍾繇賜我家蓬藋不足云强對嘉章顔起愧

張仲通追賦洛中雜題和甞歷覽者六章

伊川

山斷瀉伊流灘聲朝暮急東渡馬將登西堤人已立日看東西舟爭塗如不及誰見捕魚郎寒蓑雨中濕

洛州

上陽宮樹影不隨寒波流天津橋下石激響無時休至清自照物過險豈能柔東過白馬去凡經幾千秋

潛溪

寒溪隨山廻修竹隱深寺頗逢老僧談能憶先朝事白栝聖君憐緋花土人蒔不到三十秋依稀猶可記真宗嘗駐蹕白栝樹下花譜有潛溪緋一品

石樓

山腰古石樓杳藹石梯上低窺巖際樹對見龕中像簷中嵩雲飛檻逼伊湍響同遊已零落歲月成俯仰

大字寺

庭中兩大樹池上千竿竹竹有紅淚斑樹無衆鳥宿昔

日白傅歸愛吟裴令續閒流水西園翻然入他族

蘄竹

頵肥節腦瘦蘄水長笛材洛陽袁氏塢此竹舊移來雪霰飽已久竅星誰為開與君作龍吟吹發江南梅

次韻任屯田感予飛内翰舊詩

二十四年君日哦翰林風韻郢中歌歲華荏苒都如昨世事升沈亦苦多燕國駿蹄猶待樂荆山美寶已逢和騰求海内多何用爛醉人閒理莫過歷覽昔賢皆泯泯

尋思魯叟自波波我今不敢希高躅蹇步年來任跌跑

次韻荅德化尉郭功甫遂以送之

江南有嘉禽乗春弄清吭流音入我耳慰愜若獲貺朝聽已孤髙暮聽轉幽曠何多燕雀羣聲跡不相傍始聞汾陽生文行衆所諒獨哦青山間悼古或悲愴弃官不屈人頗學陶元亮是時予愛之顔采莫得望倏然能見過遠涉丹湖浪袖攜一卷詩行槖更無長固與俗人殊於焉識敦尚嗟嗟二千石不知子所向駭子發論髙萬

仞聳孤嶂又如決河湍捧土安可障吾方歎瓌材恨未
逢良匠信哉騏驥駒誰用伯樂相自從昔還朝汩汩走
俗狀未嘗寄子書子言今行行亦似昧相知曽非事高
閑把筆誠不勤強意乃為妄兹晨去溢城聊以和子唱
子辭猶瀑布敢挹不知量

送李師錫太博通判懷州

洛陽古道登北邙河内碧山横太行朝騎快馬暮可到
風物人心皆故鄉竹林無蹤懷阮籍路傍有冢嗟宣王

别乘差同二千石教民唯在親耕桑

送潘士方建昌

軍壘近仙山麻源第三合靈運詩亦存魯公記可讀幸時無寇攘閑日望雲木儻見西王母白麟如白鹿來尋鳥爪人神光生石屋無念癢背搔還恐罹怒扑學道我未成鍊氣不飽腹安得羽翼生下上同黄鵠送君想君遊星斗壇邊竹

次韻和吳仲庶舍人送德化郭尉

蒲葉髙帆十二幅秋風逆水滿檣開是時不畏浪頭起
到日定將船尾推用捨東方言虎鼠賤疎梅福比蒿萊
少年才辨無如芙蘆岳峰前莫滯迴

和劉原父舍人樂郊詩

太守東平來固殊阮步兵步兵醉乘驢太守整佩纓事
物既已遺駕車出東城園荒久不治道路生棘荆地僻
人馬入草間狐兎驚舊池堙猶窊遺址歸不平窊者使
之濬歸者使之營博野髙榭起陳漁危臺成榭前東山

秀臺下䀌泉清傍塢梧竹密翳水芹藻并渠渠有深堂
燕賓飛玉觥芍藥廣陵美詎贈鄭女情公子莫言歸古
人未以輕欲知學山簡倒載去敧傾

送張聖民學士知登州

慕君才行美風義亦倜儻在遠恨未逢既近不屢往非
以近為輕恃易遂成曩倏為東牟守别我駐征鞅又作
千里遥依然復懷想昔聞之罘山秦碑元有兩一存東
頂中一在西頂上篆實丞相斯鈌剥不可仿願言試歷

覽聞見欲以廣海晴望石橋神仙事𢡟怳始皇安得長
陰怪役罔象橋斷水無涯焉知有方丈遹者地出金發
掘壞沃壤良民皆逐末茲事誰用長凡為二千石唯在
勸耕紡幸君經術高教化人所仰

送王言秀才歸建昌

來時槐開花去日木隕葉作賦未得薦著書已盈篋舊
居近仙壇獨往遇農饁莫問鳥爪人欲取月桂捷

依韻和劉原甫遊樂郊贈同遊

積歲阻顏色何以慰我思聞初遊樂郊頗慕登望詩下車未幾日倏見白露滋月弦不常滿星畢屢已離幸無風雨晦時從寮寀嬉大喜酒客難莫顧尚書期獨守詩書愚未悟朝夕疲引領君子風東首自忘移但當觀魚鳥辟去旄與麾優悠民亦康何必苦吏為

次韻和王尚書荅贈宣城花木瓜十韻

百果各甘酸或由人所植木瓜聞衛詩贈好非玉色投此瓊玖報蓋重車馬飾貴賤今既殊凌紙字翁艳一一

如明珠自得見安格復何備國風庶亦見王澤捧之為重賜誦已乃忘食幸資藥品用少助宣調力南土加文章中州異肥瘠公將和鼎餗微意願尋繹

九月晦日謁韓子華遂留邀江鄰幾同飲是夕值其內宿不終席明日有詩予次其韻

乘興驅車偶一來旋呼江老舊遊陪驚風送雨寒初動舉酒浮蛆撥不開騏驥鞴時聞內宿琵琶彈急怨虛催接䍦帶去令傳樣自此逢歡未便迴

送王省副寶臣北使

氊服黃金帶銀鞍翠錦韉犯寒辭漢省持禮入雄邊重譯通諸部名王接右賢舊山迴可記碣石與燕然

送李學士公達北使

萬里使窮域山川入馬蹄駞鳴沙水凍鵰擊雪雲低食飲羊兼酪言辭象與鞮禮成迴近日喜聽早朝雞

送祖擇之學士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窮臘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

造氈廬開行逢獵騎合獻鮮禿髮馳問譯華言答每食冰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酋長時國禮何勤納中朝厚仁恩四海望閶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亟歸來易輕裘賜對延英閣

送許璋監簿歸泰州

木枯鳥不巢泉涸魚不游我非魚鳥情貧縛路阻脩高陽有令子嗣世學已優前日來京城問恤忍涕流今失王府薦命奇言非讎家聲喜未墜辭我還海陬為酌一

壺酒敘懷心如抽子之伯父殁遣奠固莫由豈欲寡恩義力薄難置郵因寄緣睫淚灑向君衣裘

送棣州唐虞部

人持左符去馬逆北風行古路草初白大河冰未成暖科桑柘美寒織杼梭鳴風俗已如此憩棠無訟爭

金陵有美堂

李白愛山如洛陽三盃為歌愁日長廢基臺殿不可識王燕舊棲王謝堂公來碧瓦起棟宇羅列圖畫牙作牀

池頭古月城下江照見萬里冰雪光江流不盡月不死寒浪素影東西翔願公樂此殊未央慎勿區區思故鄉

送張中樂屯田知永州

畏向瀟湘行不入洞庭去鞍馬踏關山衣裘冒霜露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王澤久已覃國刑亦當措昔聞柳宗元山水尋不飫其記若丹青因來問潭步石燕飛有無香草生髑處仙姑異麻姑歲月樓中度不食顏渥赭言語神靈預莫將車騎喧獨往探幽趣有信報我知

惡欲驅塵慮

宛陵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宛陵集 卷五十九 六十 附錄 拾遺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貢生臣許立塋

宛陵集卷五十九　　宋　梅堯臣　撰

陽武王安之寄石榴

安榴若拳石中藴丹砂粒劃之珠落盤不待蛟人泣舊友大河濵作宰實畿邑嚴霜百果熟為贈忽我及始時重稚嬌爭取猴猿集老夫所食微何暇更收拾聊荅君意勤作詩恨短澀

寄致仕余少卿

仕苦戀朝廷多為老所逼朝廷雖愛賢不欲竭其力君歸頗得宜湖上遂偃息男能智自謨孫亦俛就職人事當置之自可樂胷臆

和吳沖卿學士冬日私居事

人知何晏宅近住白楊頭車馬不還往詩書多蓄收風庭吹落葉霜樹立鳴鳩頗與市朝遠閉門凡幾秋

和吳沖卿藏菜

霜前收美菜欲以禦冬時備乏且增品挑親那復思莒

葅嗜西伯薑食語宣尼未免效流俗竟將罌盎為

依韻和王景彝學士紫宸仲冬早謁

朝開閶闔九重深望拜珠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峻
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細仗穿旗脚案外薰爐對殿心
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堯音

依韻荅景彝謝予訪其居

日暮乘羸馬因過太史家竹窗談脫塵槐樹暝棲鴉邦
瘁稽前詠人亡起彼嗟夜分歸不寐猶照角巾斜其日聞石

昌言卒

哀石昌言舍人三首十一月二日

朔日望顔色衣冠朝帝閽西靈未生魄東岱已收魂弔哭新居啓封題舊篋存善人吾不見何可問乾坤

聖賢無不死夀夭復何云唯有名常在其餘理莫分朝榮金玉寶暮殞蕙蘭焚今日寢門哭緒言長絶君

賈誼過秦畢相如諭蜀歸二人名既大一日命何微痟似烏常渴災成鵩不飛百年今已矣冰結淚霑衣

鄭州王密諫漱玉齋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激作飛巖勢流爲雜佩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閒處漂花出古城

書李學士北使集後

蘇武艱窮只四篇五言風格到今傳節旄盡落都無詠枉在胡中十九年

送李學士河東轉運

重持使者節北上太行行未注螭頭筆來賙塞下兵朱

轓邦伯至黄綬縣官迎臘雪臨闗客宵烽出堠明山川壯汾晉戎馬説幽并此部多才俊其人不易輕

次韻和吴仲庶苗蔡二村墅閒居

聞説江南庚子山卜居泉石愛孱顔古來得喪何須問世上榮枯只等閒髙闕浮雲徒有戀夕陽飛鳥亦知還予貧不及三君子老愧朝紳進退閒

送良玉上人還峴山

來衣茶色袍歸變椹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

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遥相迎風葉鳴椽桷

依韻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顔冠劒有容夔與禹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纒棟藹藹金鋪獸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次道省中初直

江南太守歸夜直省中闈霜氣冷侵被月光斜入扉官奴休執燭侍史正薰衣展轉不成寐幽懷吟更微

去年宋中道自洺州以書令魏殊來謁予魏遂託主第後辭歸予因中道之兄次道有孔雀賦以送魏生

罝從南海挽榔林籠入西州鸚鵡地聳冠翕翼脩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燦爛文章多引聲笙竽奈遠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有窠鳳皇樓頭鐃燕雀入屋穿簾非爾樂非爾樂去何之北方佳人或歌咢

依韻和宋中道見寄

歲在涒灘初别子子適廣平裨郡理廉頗臺傾有遺址
今逢四方弓久弛時不用兵皆樂鄉念我貧居天子庠
抱經臨案空循行貌垢不洗顔蒼蒼得時少壯相揄揚
獨行無侶心滓浪腸如轆轤轉井牀内飢外寒膚粟芒
若此煎炒何心腸王都浩浩多球琅懷珉安可爭焜煌
舊朋升騰皆俊良殁不發語生括囊巍巍堯舜開明堂
大調金石來鳳皇鴛鴦戢翼方在梁福祿其宜無不臧
已甘老死填溝隍殭尸闔棺猶目張仲尼生世尚徨徨

豈能強聒爭蹌蹌未由見子舉以觴北望大河衣袂攘牽牛横漢不服箱欲往乗車無可當天駟有星名曰房又欲乗馬行幽荒牛錐蹄瑩馬眼光既不我駕路阻長我懷炳炳何日忘半夜攬琴彈履霜寫意緘辭無鴈將低雲作雪正蒼茫

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吴公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鱒鱮魴何以貫之維柳楊

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秦漢魏下及唐
無人著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
唯閣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氊衣歸上庠
天官婍阿駞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
近人偶見安碓牀亡鼓作臼剜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
以臼易臼庸何傷以石補空恐舂梁神物會合居一方
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仿志暮強聚完辨舛經星霜
四百六十飛鳳皇書成大軸綠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

攜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別識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
少與乃父同盃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縑箱
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裨聖皇
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效韓非癡狂載致出闕無所障
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
登車裹護令相當誠非急務須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
山水大字肇已嘗於此豈不同粃糠海隅異獸乘舟航
連日道路費芻糧又與茲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

願因諫疏投皁囊夜覷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

持比負鼎干成湯

和宋次道奠石昌言舍人

金羈白馬曉朝天嘒管行車暮已傳上帝樓成何遽召青霄路絕不應還飄階隕葉聲淒若隔幕孤燈夜寂然來奠一觴空湛湛却思平昔淚漣漣

和王景彝寄呂縉叔

白盡髭鬚史未成不知能賦易登瀛三冬足用腐儒飽

千里從看跋鼈行知有清名在公議自無餘力到高閎

磻溪八十猶垂釣祖例推來亦後生

依韻和宋次道答弟中道喜還朝

白首謬陪兄弟間阿連初喜客兒還池塘夢句君能得

咳唾成珠我未閑陋巷閉門誰扣扣茂林飛鳥自班班

歸來又接同袍會月下朱闕不用關

依韻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詩見贈

當年仕宦忘其早朝出飲酒夜賦詩伊川嵩室恣游覽

爛熳徧歷焉有遺是時交朋㝡為盛連值三相更保釐

謝公主盟文變古歐陽才大何可涯我於其間不量力

豈異鵬搏蒿鷃隨見君弟兄入太學俊譽籍籍聞一時

而今兩鬢各已白偶因贈酬言及斯升沈是非休要問

百歲歡樂誰能期

陽武王安之寄兎魚

原上一隻兎河中兩尾魚兎皮空被褐魚腹不藏書長

跪置遠意故人情何如二物本潛伏誰言罝網踈崢嶸

歲亦晚將駕歸吾廬

依韻和王景彝對雪

天雪霰成先暴集地中陽復已如期穿林陡覺縈風急入袖初驚學舞遲樓上温貂方貰酒竹間寒雀未辭枝平明君向蝸頭立玉座爐煙細細時

依韻和荅永叔洗兒歌

夜夢有人衣帔蜺水邊授我黄龜兒（生男前一夕夢道士贈龜一枚）仰看星宿正離離玉魁東指生斗威明朝我婦忽在蓐乃

生男子實秀眉白磨丹砂調白蜜辟惡辟邪無寶犀我
憖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開封大尹憐最厚持
酒作歌來慶之晝盆香水洗且喜老駒未必能千里盧
仝一生常困窮亦有添丁是其子

重送祖擇之北使

文章世德已能傳得桂高枝二十年持節欲同蘇武勁
下帷曾似董君賢衣裘莫厭風霜重鞍馬寧辭歲月緜
一過范陽應感槩歸來圖畫彼山川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淵中苟無魚子特翫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翼不敢言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祥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

景彝率和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兩壁美人虹已收蒼崖纖手蘚痕秋和親只道能稽古沉略從來不解羞漢月明明掌中照邊塵漠漠指間留

昭君殁後更多恨彈作琵琶曲未休

觀黄介夫寺丞所収邱潛畫牛

邱畫吳牛希戴嵩吳牛角偃彎如弓老牯望犉犢望母
母下平坡離牧童牧童吹笛坡頭坐古樹蕭騷葉戰風
黄君買畫都城中不惜滿貫穿青銅賣從誰家不肖子
傳自幾世賢卿翁今時貴人所尚同竟借觀玩題紙窮
紙窮磊落見墨妙東府西樞三四公應識古人丹青蹟
願推此意佐國論况乃聖德同堯聰

題嘉興永樂院檇李亭

土化吳王甲骨朽越王兵五月菖蒲草千年檇李城蒲根蛙怒豪城上烏夜鳴吳越滅已久客心空屏營落日孤亭閒悠悠鐘磬聲

吳沖卿鼓契猶是唐時契有司嘗欲冒耕上不許

暮契出朝契歸出入未嘗逢日暉雄雌曽不離鐘室百年刓弊知者稀時移世異不改易俗眼厭舊君前非君王萬年千年壽獨憐古器與衆違昨日霜華厚如雪百

官凍鞾朝紫微吴王偷就温漏火始一識之增歎唏不知逢逢六街鼓自此發號通帝閽人間鐘鼓有多少多少亂鳴誰肯譏

江鄰幾寄羊羓去歲為翊造者

細肋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踏霜羓蒺藜苗盡初蕃息苜蓿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快無涯磨刀為削朝霞片時引清盃興轉嘉

周仲章都官示卷因以贈之

赭白西北來本是天馬種朝秦暮至吳嵩華如歷冢伯樂曽未逢垂頭牧青隴今朝顧我鳴振鬣耳聳聳聲生秋風悲已喪荆軻勇誰牽駕鑾車高躡雲勢擁

宛陵集卷五十九

宛陵集卷六十

宋 梅堯臣 撰

覽翠亭記

郡城非要衝無勞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迫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為宴處久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遊遨予命之曰共樂其後别乘黄君於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君亦於廨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

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覽翠夫臨高遠眎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峰嶺之顛也心意快而笑歌發峰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草樹之烟緐溪水之澄鮮銜鱗翩來的的有光埽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不計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豈不暇不適者哉吾不信也

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峰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為之詩則平淡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德間已有大聞會天子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相遇無不語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既老朝廷不欲強

起之而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歿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為詩請予為序先生諱逋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

紅鸚鵡賦

相國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籠之甚固復以重環縶其足遂感而賦云

虒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别類而聚或嘯或呼遠人而
處在鳥能言有曰鸚䳇產乎西隴之層巒巢於喬木之
危端其性慧其貌安與禽獸異為籠檻觀吾謂此鳥曾
不若尺鷃之翻翻復有異於是者故得以粗論吾昔窺
爾族喙丹而綠今覽爾軀體具而朱何天生爾之乖邪
俾爾為爾類尚或弗取況爾殊爾衆不其甚與何者徒
欲謹其守固其樞加以堅鏁置以深廬雖使飲瓊乳啄
彫胡以充飢渴鑄南金飾明珠以為關閉又奚得於烏

鷸之與雞雛吾是知異不如常慧不如愚已乎已乎

述釀賦

少居楚鄉楚多釀者故猶識酒之然夫酒之作也必良其器必香其泉法式具舉酸敗罕旃取有豐約味有醲泊則曰聖曰賢和神懌氣積日彌年自時厥後茲道寖隳昔飲其醇今飲其醨昔也熙熙終日不亂舒暢四肢今也冥冥迷魂倒魄不知其醒吾覩於世未始達此夫以天下為壚甖兆庶為粱米君臣為麯糵道德為酒醴

酣仁漱義四海熏和莫知所以逮乎率土澆弊材不授矣君臣乖異法不施矣道德遂薄酒弗飴矣餔詐啜偽昏然而無歸矣安得滌其具更其術時其物清其室然後漬以椒桂侑以棖橘吾將霑醉乎窮日

靈烏賦

烏之為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

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修塗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鴉鴉兮招唾駡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鶩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喙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

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南有嘉茗賦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産嘉茗兮囑此衆氓土膏脈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鳥啄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寨而炕之將求乎利贏四之日嫩莖茂團而範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耕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

至一掬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冨貴貧賤不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為之絲枲絺綌而民始衣播之禾麰菽粟而民不飢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調之辛酸鹹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燕饗之樹之果蔬而薦羞之於兹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而競進於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飽食粱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荈而消腑胃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

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無功於爾民也哉

鳲鳩賦

時人謂鶌鵽癡拙禽也玆禽雖癡且拙猶能以喙寫心布于辨音者焉曰我智不如燕鴈識氣候之早晚隨陽而來知社而返勇不如鵰鶚鷹鸇㤩搏擊於秋天下無全物落不空拳惠不如鸚䳇鸜鵒入崇堂兮蔭夏屋事言語以如人餌果梁而飫腹巧不如女匠挂巢室於枝上畏風雨之漂揺紩茅莠而㓕壯年不如鸛鶴絜羽毛

於寥廓希霖雨而鳴垤和氣類而靡爵玆五者實無有於羣鳥分馴馴於林表癡亦誠多拙亦不少雖不能趋暄燠之時亦毛翮而自持雖不能决爪吻之利亦飲啄而自遂雖不能弄喉舌之辯亦呼鳴而自善雖不能理窠之完亦棲處而自安雖不能適變赴情亦隨宜而自寧噫唯癡與拙天之所生若此而已矣又烏足為之重輕

塵尾賦

野有壯麈兮罹虞人於廣原其身已殺其肉已燔其骨已棄獨其尾之猶存飾雕玉以為柄入君握而承言聊指麾之可任雖脫落而蒙恩噫譬諸犬豕其死則均其肉與骨亦莫逡巡自古及今若此泯沒者日有億計曾不一毫以利人是以生若蚍蜉死若埃塵生無以異於其類死不為時之所珍故仲尼疾沒世而名滅子長亦著論而有因乃感茲獸而用告乎朋親

擊甌賦

余觀今樂受乎清越出金石之間所謂擊甌者本埏埴異琳球入伶倫兮閒齊優其可尚者鳴非瓦釜律度合鼓非土缶音韻周和非塤篪上下應作非鐘磬節奏侔而又冰質瑩然水聲修然度曲泠然入耳瀏然猶有非之者曰善則善矣未若豔女之歌喉何則是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自然之氣況此曽何參於樂録之目乎余辯之曰融結合於造化堅白播於陶鈞發和於器導和於人可以樂嘉賓可以暢百神安得絲竹謳吟

之匪倫也哉

哀鸕鷀賦并序

余得二鸕鷀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鸕鷀於禽最有名頃未識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呼鳴日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為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鸕鷀兮不羣其音格磔其羽斕斑其生遐僻其趣幽閑飲啄乎水

奮棲翔乎竹間往洛羅者求之於野生致二雛形聲都雅愛之蓄之籠之服之為日已久言馴熟兮縱晞朝旭一逸而不復兮謂之背德非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㲉兮晨啼暮宿何嗟獨兮固當擕之中國為士大夫之目兮不意孽鼠事潛伏兮破彀囓嘬何其酷兮嗚呼翻飛遠逝不為失兮安然飽食不為福兮焉知不為名之累兮焉知不為鬼所瞰而禍所速兮哀哉誠不如禿鶖鴟鵬兮凡毛大軀妖鳴飫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前

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與

問牛喘賦 和人闕 鄧州六首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摭遺辭掇遺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為冬燠為夏和為春肅為秋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盈而周肅以登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閉結則物藏而休是則陰陽之道順而燮和之職修若乃當春而燠是為行夏令而火侵於木時則有雨水不降屮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

故丞相當是月而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來之遠邇兮或力或暵而可度匪賤人而憂畜實原微而意博所以元化日調萬彚時若及其後世我自我物自物天自天人自人胡為乎冬胡為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均曰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烝民夫何預於我哉我亦無媿於茲辰

凌霄花賦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質

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榦蔽兮不昭嗟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豔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蘭蕙自芳芙容出汙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頃筐或製衣裳於騷容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荄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矮石榴樹子賦并序

襄城縣庭下生矮石榴往來者異之余作賦寫其狀因以自勵云

有矮石榴高倍尺中訟庭麗戒石訪諸走胥云非封植忽此生榮三傳歲歷密葉如蓋繁條如織萎蕤下垂疲軟無力緗苞貯露纍纍仄仄下人俯視顛本可識雀娓卑棲而不肯集兮故啾唧以矯翼偃偃盤盤若屈若鬱紉紉結結非曲非直榦不足攀陰不足息夫何挺質之

可感耶意為異與為妖與人以為異我不知其異曰殊衆人之類類人以為妖我不知其妖曰乖衆木之翹翹然而不生樊圃臺榭遊觀之所産兹堂下其有以警而有以覩因形戕義庶將有補當革蔓衍之多枝無若輭柔之不舉勿俾苞苴之流行勿使吏氓之輕侮勿澳涊以自抑勿猶豫而失處勿闒茸以接卑勿上下之不撫夫如是則異也妖也固弗取維戒懼斯主

風異賦 并序

庚辰歲三月丙子天大風壬午詔出郡縣繫獄死罪已下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常哉若應人事之變則余不知故賦其大略云

吾因迓勞適於郊䆫亭舍日昃時羣輩外嘂曰火來音惟火來喔呼噫嚱出屋遠望西北之陲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見端涯逡巡則赤埃赭霧突盪奔馳陽精失色白晝如晦號空吼穴揚砂走塊衆心驚惶廣衢翳昧莫辨誰何執手相對其少頃也稍明故歸人未寧兮相與而

為隊順前者措足之不暇逆進者舉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陳趨城郭兮安在所可視者五六步之内越翼日四方恬霽乾坤黯慘物色憔悴牛復馬還絶銜鼻艸靡木折莢實墜禽鳥墮死泥滿喙几案傾攲塵覆器民廬毀壞商車顛躓既而衆曰此何景也伺彼往來兮問遠邇之所自或曰起浚都播許鄭歷洛汭以及唐鄧漢隋之地稽厥時厥狀無與此土異未迨旬浹德音遐曁是知本聞之不僞聊綴辭也若此言變咎則非愚者之能

議

乞巧賦

孟秋七日夕户未扃余歸自外見家人之在庭列時花與美果祈織女而丁寧乞天巧之付與惡心手之鈍冥余既寢而弗顧又烏辨乎列星兒女前曰故事所傳餘千百齡何獨守拙迷猶未醒遂起坐而歎曰吾試語汝汝其各聽夫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而有形形而有生生而有靈愚愚慧慧自然之經賦已定矣今反妄營則

何異髙山之木兮不能守枝葉之亭亭欲戕而為犧象兮利塗飾乎丹青且復天巧與人巧將不同也天孫又安得此而輙私天之巧者總陰陽運四時懸日月星辰而不忒具璇璣鼓雷風雨雪而不失其施生萬物死萬物而物得其宜此天之所以任大巧而不虧人之巧者非它直心口手足也心巧於慮口巧於詞手巧於技足巧於馳亦各有極不可強為故慮之巧不過多智謀使爾多謀多智則精騖而魄離詞之巧不過多辯言使爾

多言多辯則鮮仁而行遺技之巧不過多能藝使爾多能多藝則藝成而跡畁馳之巧不過多履歷使爾多履多歷則速老而筋疲如是則吾焉用而乞之吾學聖人之仁義尚恐沒而無知肯乞世間之輕巧以汩吾道而奪吾之所持吾決守此而已矣爾勿吾疑

思歸賦

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曽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顔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

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夐焉遐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憀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濆憶為童子當此凛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蔕之柿獨苞黄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質素乳之棃赬壺之橘蜂蛹淹醢榠樝漬蜜膳羞則有鶬鶂野鴈澤鳬鳴鶉清江之膏蟹寒水之鮮鱗冐以紫薑雜以菱首鰑浮萸菊俎薦菁韭坐溪上

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茲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褊衷恥折腰於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傍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恨於厥後

鬼火賦

放舟於潁水之上夜艤於項城之野陰氣四垂而雨微下左右望之若無覩者有光熒然明於水邊人皆謂之

鬼火吾獨未為然焉噫謂鬼為無吾不敢謂之無謂鬼為有吾不敢謂之有但觀韓氏之言舊矣曰鬼無形鬼無聲既無聲與形又安得此而明嘗聞巨浸之涯百物皆能發光而吐輝又草木之腐亦能生耀而化飛爾知彼是而此非曰若電者因形乎因勢乎苟因形因勢則此何疑而弗及嗚呼昔人有論電者陰陽之氣相薄而成何須形勢將就此妄名謂為物光可也謂為鬼火則吾不敢聽

鬼火後

吾既為鬼火賦客有謂余曰嘗觀舊說鬼火曰燐前人有述乎何不信言未畢余遽辨曰爾不熟究吾旨耶吾豈忽而不知且聞兵死之血久而化之既云血化安有鬼為比夫艸木之腐固合其宜宜曰物光又豈為過此論確如牢不可破尚恐未然更聽吾言彼曄曄者胡可以烹煎彼熒熒者胡可以燠暄彼焰焰者胡可以炎上彼熠熠者胡可以燎原蓋無此並蔓說徒繁容慚忸無

辭而起余方掩乎衡門

魚琴賦并序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斵為琴可愛玩潘叔治從而為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

為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逺水涯陰凝其腠陽削其皮曽亡漫戾而沈實之韻資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得盡厥宜其於不偶若陷於夷刳中刻鱗加尾及鬐宛然而魚日擊而椎主彼

齊衆之律令則聲聞躅爾而四馳粤有好事者竭來睨之取為雅器製擬庖犧㣲以黄金絃以檿絲音和律調乃升堂室嗚呼琴兮遇與不遇誠由於通窒始時效材雖甚辱兮於道無所失今而决可以叅金石之奏焉無忘在昔為魚之日

針口魚賦

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平銖抄其為針也頴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

不足以附鹽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犮女大非膾材唯便鮓滷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靈烏後賦

靈烏我昔閔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乘爾困而責爾聰今也主人悟彈者去豈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

樹晨鷄不鳴百鳥爭慕傍睨鳳皇下窺鵷鷺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兎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已不稱晲已則譽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顧

宛陵集卷六十

宛陵集附録

送梅主簿歸河陽序　　歐陽修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

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余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寺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則歡然以

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想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注孫子序

歐陽修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

人之用智有短長其設施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法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通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以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

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伯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

有次第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顔淵

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

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

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
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
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
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賛歎
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
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而
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
也軾願與聞焉

宛陵先生年譜序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學發而為詩變晚唐卑陋之習啟盛宋和平之音有功於斯文甚大歐陽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題其詩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孫子又銘其墓而哀之以文蓋文忠公之知先生猶子房謂沛公為殆天授者是豈容贊一辭哉然昔之君子以言語文字為天下後世所貴重者必其出處語默之際無或少悖於理而後能垂世而行遠此年譜之所為作也張君師曾

叔輿世為宛陵人著宛陵先生年譜余得而讀之愛其詞約而事備論覈而理明其多以歐陽子之書為據依已為得書之體至於辯魏泰邵博之厚誣使先生可作亦自喜後之人為能知已者且尤有補於世教也抑又考之宋嘉祐二年詔修取士法務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為試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然則謂為文忠公

與先生之功非耶吾鄉周丞相定著文忠公年譜學者賴之此書當與之並行宛陵文獻於是足徵矣叔輿以余誦習歐陽子之書屬敘而刻之不獲辭謝為識卷末云

至元二年丁丑八月既望序　　廬陵劉性

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玆坊所居
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
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
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䘏其家粵六月
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城
雙羊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
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
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妾愚人不能知

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剥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

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
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堯臣經行
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
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
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堯臣為
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
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
湖州監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

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超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僊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

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感二子　　歐陽脩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鳳鳥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然收雷聲百蟲坏户不啟蟄萬木逢春不發萌

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横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貴何止浮雲輕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蘇謂舜欽也

哀挽詩　　歐陽脩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樓
坐中辭氣凌清秋一飲百琖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
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梅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
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
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
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虀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
此會天幸非人謀頷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
歡猶可強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

釜甑過午無饋餾良時易失不早收篋櫝瓦礫遺琳璆
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
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旐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又　王安石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憂
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作者始可羞
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
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鋭老則不

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來者人名逌貴人憐公青雨畔吹嘘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餾疑此有物司諸幽栖栖孔孟葬魯鄒後始卓落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強達仍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公窺窮厄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

又

我得聖俞詩於身亦何有名字託文編他年知不朽

我得聖俞詩於身果何如留為子孫寶勝有千金珠

謁墓詩　　　滕珂

百年詩老卧空山猶憶當時語帶酸贏得兒童喚夫子

可憐名位祗都官手編新史唐文備骨立殘碑漢籀漫

落日牛羊上丘隴草埋翁仲獨峩冠

宛陵城南栢山寺行到西廂見舊祠人物欲觀嘉祐老

銘文空有醉翁辭銀章粉墨誰舒卷金碓琳琅自陸離

每見河豚起春岸不懷風致細哦詩

又　　文天祥

滄滄宛水陽鬱鬱都官墳喬松拱道周緑瑩茁芳蓀古時北邙歎白楊邈遊魂大雅獨不墜脩名照乾坤再拜墳上土躧履揖諸孫握手慨以慷而有典型存渥洼生騏騮荆山產璵璠悠哉清渭流眷言溯其源

又　　張經

歐公去已久誰為栢山愁白髮詩千首蒼烟土一丘諸

孫時拜掃過客獨遲留寂寞僧窻晚春溪水自流

又　　盧摯

一上高齋憶謝公雲間江樹有無中詩家政有都官宅腸斷荒山落葉風

又　　靳汝弼

宋有梅夫子靈鳳朝陽鳴文章炳星日當時照東京歐陽期並轡朋輩俱名卿事業何顯著潰腹儲太平思之不得見但恨遲我生陵谷變遷後薄宦來宣城儒素謁

鄉里雲仍亦賢英幸因休澣日下馬拜荒塋栢山得其
高雙溪得其清二者能永久延公千古名

又　　劉璃

昔聞夫子名今始拜其墓栢山寺古碑斷橫三尺荒墳
儼如故稻溝流水聲且哀老樹號風悲更怒詩仙已去
二百載壞垣空走狸與兎嗚呼更奠一盃酒潸然回首
西山暮

又　　阮麟翁

嘉祐徽言絶重經二百年殘詩留斷石荒壠入平田山鶴夜應怨河豚春又鮮邦人説夫子寒食寺門前

祭宛陵先生文

維淳祐二年歳在壬寅某月某日朔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王遂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都官梅公宛陵先生之墓惟宋文章曰歐與蘇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漢去誕於唐棄諛八百餘年掃去朽

枯如斵元氣變化百殊慶歷之盛上跨周虞顛倒奔走
溢浚之都空餘翰墨一世楷模相厥寒泉在彼坤隅文
氣貫天落日平蕪遂生雖晚此意中孚肅肅官僚陳其
啜餔斯人遠矣不可叫呼文猶未墜其在兹乎尚饗
維咸淳六年歲在庚午三月某日知寧國軍府事文天
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先賢尚書都官宛陵先生梅公之墓而言曰大江西東
實倡古文西則歐陽東則先生上追韓孟下啓蘇曾先

生在天斯文有靈僕生也晚實在歐鄉天子有命來守

公邦感時改火爰薦苾芳尚饗

又　　　文天祥

視我廬陵夫子歐陽彰韓瀰昆孕蘇育黄公於其間以

詩名世葩韓搴芳肩蘇挹袂故醉翁於公之徳則曰衣

冠儒者也於公之詩則曰英華而雅者也翁既與韓而

終始公亦與翁而上下公仕于何如鮎上竹生遇昭陵官

同鄭谷使詩遂窮人則三百篇之作者將其身之俱不

淑

又　　　　劉朔齋

嗚呼名位之不可兼得也久矣然得位者榮身一時得名者流芳千載以公之文學行義雖仕不稱德而自嘉祐至今踰二百年矣天下之言詩人者必曰聖俞國人之誦所尊敬者必曰宛陵先生是則天之所以厚公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震孫少嘗竊誦公之詩今幸守公之邦式公之墓悲其亭之久廢而烝嘗無所乃即故址

而改作焉表以石刻繚以垣牆而封植其宰木廹兹考成乃率僚寀釃酒一酹庶幾懐賢尚徳之意精爽如在尚歆顧之

題干越亭送君石秘校詩後　　閻復

南昌一尉老西都文采風流接聖俞詩好見稱歐永叔書工不減蔡君謨洞庭鴈過風生葦干越峰青斗戞湖細讀粉箋當日詠終篇無字不驪珠

又　　張斯立

宛陵梅夫子才名冠當世歐蘇與並驅時稱天下士哲人去已久手澤見英氣可慕不可攀悠悠千古意行義魯臧孫流芳垂後裔今遇叔章君箕裘元不墜

又　　貢奎

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

又　　張伯淳

聖俞先生宣城裏經行脩明教冑子不特詩名滿世間

紀載精詳繼前史當時晦叔誦其文曰二百年未有此

先生泰山北斗然管窺蠡測難為言我從聞孫見手澤

定知家學有根源繭紙可腐石可泐世美自有不朽存

又　　劉必大

先生文章在青史先生勲名揭白日誰謂二百有餘年

得見兩詩親翰筆花箋松煤色尚鮮元祐偉人如再出

名器時來或可求家瑶世傳難可必叔章持此上天朝

横斗高風低少室

又　　王士熙

宛水留荒宅空山老栢株詩名唐正體經法漢先儒賢裔今重見高風古亦無郎官為直講遺說辯精麤

又　　汪澤民

宋代文章梅與歐薦賢何不致公侯宛陵詩老名千載嘉祐郎官閟一丘調寫心聲諧寶瑟書存手澤粲銀鈎曾經干越琵琶尾愁絶西風鴈過秋

跋前二詩　　苟宗道

拜觀宛陵梅先生手書寄題干越亭送君石秘校尉河內之作詩律謹嚴楷法莊重葢天稟仁厚樂易發見於心聲心畫自有不能掩者歐陽公謂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斯二章足以當之矣

又　　　　宋渤

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平生大節余嘗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公集古跋尾司馬文正公日歴東坡論語解易説皆起草時册子雖旁

注細書一一端正可讀至圈改行間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屯田公自書詩兩章校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用筆作方闊法李西臺蔡端明然

又　陳儼

宛陵公去世二百餘年今觀遺墨二詩猶旦暮遇之也或以為平淡或以為枯槁惟具眼能識之惟公生而卒以詩窮死然世愈遠而愈增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視當時烜赫者溘然泯默不復知為何人相去蓋有間矣亦

可謂一世之屈百世之信者歟寥寥遺響子其嗣之

又　　李僩

樊宗師苦心琢句非韓公不能見知於世梅都官之於歐陽公亦然何異世而同軌也耶仍孫奕芳持公干越亭并送君石秘校二詩出示亦可想見其風度矣咨藏之勿墜

又　　元明善

梅宛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課一首

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髣髴得其勁氣愈信歐公爲知人

又　　　　　　　　張與材

聖俞詩名爲歐蘇所重後之人不容復議矣獨翰墨見於世者少其八世孫叔章能珏藏之今觀其筆意瀟散有高人逸士風度此豈汲汲於聲利者心畫正爾豈特坐詩窮耶

又　　　　　　　　龔嘯

去浮靡之習超然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也當聲名文物之盛有歐公為之依歸而歐公收拾人才識拔於科舉之外者於先生與老泉可謂不遺餘力矣雅道相與輝映千古猶計官資而曰不遇是孰為有遇乎尚論其世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者始足以語此宛陵先生之鄉子孫在焉叔章暇日出示真蹟使人歆慕無已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當是階官後遷都官耳即元豐官制

改後朝奉郎也國子監直講乃是職事官宋初已置常選通經有實行者為之宜歐公以為公薦也書局編脩亦公辟云

跋會慶堂記後　　汪澤民

宛陵梅先生為文以記會慶堂其奉先思孝如存之誠至矣歲久石泐嗣孫致遠致和寔等具碑請余重書刻置堂上噫繼自今歲時禴烝百世一日則梅氏子孫之職釋子能固護桀栢如澄展之心則各盡其道矣尚勗

之謹之

宛陵集附録

宛陵集拾遺

宋　梅堯臣　撰

得餘干李尉録示唐人干越亭詩因以寄題

餘水之干越之鄙築基相對琵琶尾琵琶日日有秋聲鴈過洞庭風入葦南斗戛湖波不起長刀剡峰碧耳耳姱娥夜出在寒谿青銅瑩磨光幾里朝因吳客幅蒲輕滿紙如蠶書可喜

送君石秘校尉河内

古縣太行下老槐三四株以言新作吏不似舊為儒黃綬心猶壯青雲志豈無漢朝吾遠祖不道此官麤

雙羊山會慶堂記

余以附城之地勢勝神靈所栖故建閣曰寶章以嚴帝書為堂曰會慶以安吾先君先叔畫像有僧澄展願歲時奉香火澄展先叔於其有恩雖然抑之不肯背本堂之前許其置佛俾報恩奉佛兩得焉況吾之親域在其右欲因以固護初余一發意吾鄉孝子義士咸助以資

噫愛人之愛親者知其有親也不愛人之愛親者知其不有親也不有其親則孟子所謂慕少艾慕妻子慕君者歟余老矣慕親而不可得見見墳旁之草樹不敢慢常若吾親髣髴在其下唯恐令傷一草樹切切焉不忍去欲常居此則業爲王官欲致爲臣又無以自給僧能專事藉以守之守之必精潔其宇無令棄俗趣而樂處之余之存心者此耳堂之經畫始終由吾里人張景崇景崇力爲之者愛吾有其心以吾貧不能自爲也衆人

亦由景崇然後從而愛之愛他人之愛親者於其親可知矣吾不得不書以示後人知吾鄉之多禮義又書其姓于石陰至和二年八月初吉宛陵梅堯臣記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謁余曰郡學請鏤
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
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
之曰昔龎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
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
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厥此邦之
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俞梅公詩集為

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序序之敎而借梅文以為諭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敘鏤版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汪伯彦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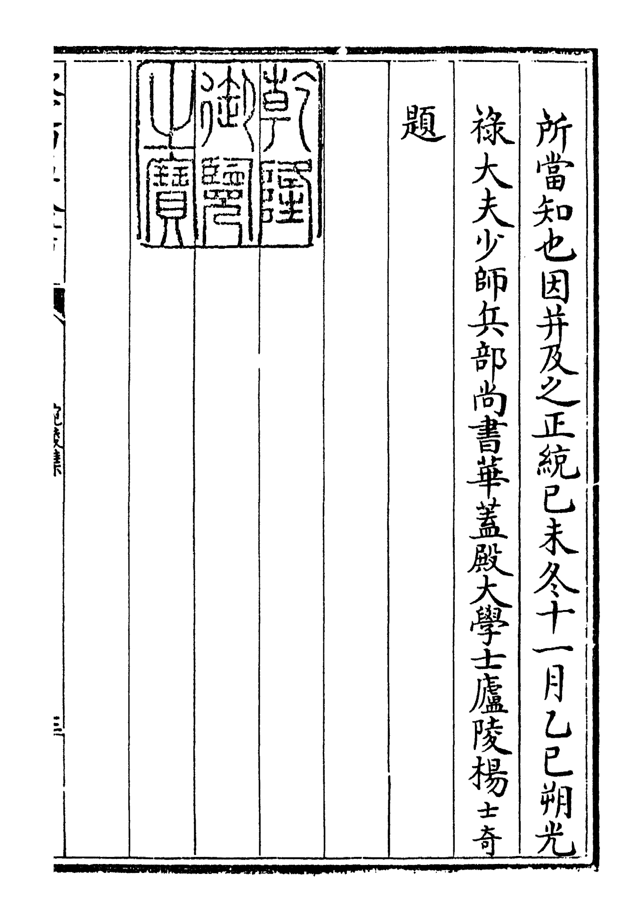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六十卷今宣城太守袁旭廷輔所重刻也何為刻之表先賢以儀後進者太守職也始宣城郡政久弛袁君至單志竭慮薙姦滌穢朞歲之間横民以戢良民以妥修舉學政爰興教化表章先賢風勵多士於是修都官之墳率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莫

或知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傳聖俞當
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詩名特盛於時最
初王文康公曙覽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
歐公尤深相與尤密時蓋有儗歐梅於韓孟者非宣
城山川靈秀之所鍾歟今天下學士君子皆知聖俞
為宣之傑出顧宣之人有不能如此表君之心所不
容已也聖俞平生所著又有唐載廿六卷詩小傳廿
卷注孫子十三篇又嘗編修唐書此亦後來宣之人

所當知也因并及之正統已未冬十一月乙巳朔光

祿大夫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

題



宛陵集拾遺